



无
耻

上卷

湘军传奇

徐哲松 著

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

国防大学 2 061 6583 4

湘军传奇

天 蟒

上 卷

徐哲松 著

中原农民出版社
一九九五年三月



国防大学 2 061 6586 1

湘军传奇

神 牛

下 卷

徐哲松 著

中原农民出版社
一九九五年三月

(豫)新登字 07 号

湘军传奇

上、下卷

徐哲松 著

责任编辑 马保民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(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防科技大学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大 32 开 32 印张 653 千字

1995 年 3 月第 1 版 199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5220 册

ISBN 7—80538—746—X

I·327 (上、下卷) 定价: 29.80 元

目 录

天 蟒 (上卷)

第 1 章	蟒蛇横空出世	(1)
第 2 章	迷花浪蝶	(10)
第 3 章	鲍壮士分尸饮血	(20)
第 4 章	草莽英雄结义	(30)
第 5 章	铁笔师爷钱江	(45)
第 6 章	天足妹单挑情哥哥	(52)
第 7 章	假风水先生	(62)
第 8 章	奸夫淫妇双告密	(72)
第 9 章	天国英豪金田起义	(82)
第 10 章	巾帼女粉臂擒敌	(92)
第 11 章	冯云山战死全州	(101)
第 12 章	李秀成出山	(111)

第 13 章	萧三娘下嫁杨秀清	(121)
第 14 章	神秘狐仙预言	(131)
第 15 章	始建湘军	(141)
第 16 章	衡州血战	(151)
第 17 章	兵围长沙满城吃草	(161)
第 18 章	彭玉麟扶乩捉妖	(171)
第 19 章	梅中自有颜如玉	(181)
第 20 章	周瑜梦授兵书	(191)
第 21 章	曾国藩慧眼识英雄	(201)
第 22 章	天赐太平天国	(211)
第 23 章	獬面狼兵屠戮武昌	(221)
第 24 章	天下妖术大斗法	(231)
第 25 章	少年英王陈玉成	(241)
第 26 章	勇将急谋下安庆	(251)
第 27 章	奇计破洋兵	(261)
第 28 章	蠢制台失守南京	(270)
第 29 章	天国定都	(280)
第 30 章	东王装神调戏皇嫂	(290)
第 31 章	湘军出境首克武汉	(301)
第 32 章	胡林翼官场走内线	(311)
第 33 章	劣幕左宗棠绝境逢生	(321)
第 34 章	韦昌辉嗜血东王府	(331)

第 35 章	曾大帅巧戏李鸿章	(341)
第 36 章	徐春林算断文王卦	(351)
第 37 章	徐凤翔逼杀韦昌辉	(361)
第 38 章	出师未捷英雄遗泪	(371)
第 39 章	曾国华死节三河镇	(381)
第 40 章	天下英雄尽湘军	(391)
第 41 章	帷幄决胜千里外	(401)
第 42 章	湘军九江大溃败	(411)
第 43 章	曾国藩死里逃生	(421)
第 44 章	卧薪尝胆韬光养晦	(431)
第 45 章	丑学究不可貌相	(441)
第 46 章	洪宣娇纵色招童军	(451)
第 47 章	六合城前鏖战	(461)
第 48 章	温绍原全家殉节	(471)
第 49 章	英法联军进逼京都	(481)
第 50 章	西太后智除顾命大臣	(491)

神 牛 (下卷)

第 51 章	彭玉麟戏说前生	(501)
--------	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第 52 章	翼王兵败隐遁峨嵋	(511)
第 53 章	天国军血战杭州	(521)
第 54 章	奇门遁甲守包村	(531)
第 55 章	风火筒与龙脉	(540)
第 56 章	徐包二女惨死人寰	(549)
第 57 章	饥民饿卒食人肉	(559)
第 58 章	左宗棠挥兵进击苏杭	(569)
第 59 章	十万银两赌注	(579)
第 60 章	洪秀全驾崩天王府	(589)
第 61 章	湘军大兵围金陵	(599)
第 62 章	太平天国覆灭	(609)
第 63 章	忠王李秀成之死	(619)
第 64 章	彭玉麟仗剑驱师妾	(628)
第 65 章	“假城隍”审案	(638)
第 66 章	左宗棠率湘军西征	(648)
第 67 章	文韬武略整治陕甘	(658)
第 68 章	骁将箭射鸡头肉	(668)
第 69 章	马八条将计就计	(678)
第 70 章	血光双胎破法	(688)
第 71 章	作吏须用读书人	(698)
第 72 章	行刺左宗棠	(707)
第 73 章	痛哭曾国藩	(717)

第 74 章	马化澹假受招降	(727)
第 75 章	壮士痛饮仇人血	(737)
第 76 章	金积堡阴谋	(747)
第 77 章	勇湘将塞北显灵	(757)
第 78 章	死亡悲哀力透挽幅	(767)
第 79 章	左宗棠举人拜相	(777)
第 80 章	沙俄兵占伊犁	(787)
第 81 章	湘军再建奇功	(797)
第 82 章	提头冤鬼索命	(806)
第 83 章	“左老牛”不谙官场	(815)
第 84 章	彭铁头逼死李鹤章	(824)
第 85 章	湘军战将穷途末路	(833)
第 86 章	彭玉麟怒斩内侄	(843)
第 87 章	吴吉人炮轰洋大人	(853)
第 88 章	白猿投胎徐公宅	(861)
第 89 章	湖南人能打洋鬼子	(871)
第 90 章	官场俏夫人	(881)
第 91 章	马桶风云	(891)
第 92 章	议和气死左宗棠	(901)
第 93 章	单身入虎穴招安	(911)
第 94 章	李鸿章傲慢气百官	(921)
第 95 章	鸟尽良弓藏	(931)

第 96 章	假王爷行骗巨款	(941)
第 97 章	一品夫人裸体受辱	(951)
第 98 章	末代皇帝新婚大典	(961)
第 99 章	彭铁头一洒辛酸泪	(971)
第 100 章	湘军统帅梦里招仙	(979)
后记		(989)

第 1 章

蟒蛇横空出世

现代的人们，对于清代的政治沿革、社会状态，俨同隔上几十世，过了几百年一般。就是小说家之中，也有的记载清末一切的掌故，仿佛视为代远年湮，没甚典籍可考，往往略而不详。例如，“红羊”一役，如此一件空前绝后的大案，理该有几部极名贵极翔实的作品，流行世上，好给后之读者，明了当时的实在情形，岂知坊间此类书籍，虽有几本，按其实际，大半都是各执成见，莫衷一是。甚有偏于太平天国方面的，动以满奴功狗等等字样，加诸清廷众将头上；偏于清廷方面的，复以长毛发逆等等名词，加诸革命种子头上。其实好的未必全属甲方，歹的未必全属乙方，但在执笔之人，根据真相，依事直书，即是一部有价值的野史。不才有鉴于此，敢以先世闻见所及，本身考据所得，即从“红羊”之事为始，清室逊位为终，既不抹煞双方之长，也不掩饰双方之短，他书已有记及的，不厌加详，他书尚未搜集的，不嫌其秘，事无巨细，一定和盘的托将出来。不敢就谓此胜于彼，只求生我后者，有部较为详尽的参考书籍可读，或不致再去堕入五里雾中，便是我辈做小说的天职。

论到清朝的名臣，当然要推曾国藩曾文正公为首，因他除开平洪伟迹之外，还是一代的理学儒宗。当清兵入关的时候，有个名叫曾孟学的人，是由外籍迁入湖南湘乡县大界里中居住的，没有多久，旋又移居后来曾国藩诞生的那个白阳坪地方，这位曾孟学，就是曾国藩的七世祖。嗣后孟学生子，叫做元吉，元吉的仲子，叫做辅臣，辅臣之子，叫做竟希，竟希娶于彭氏，彭氏有子，叫做玉屏。玉屏别字星冈，娶于王氏，王氏生子三人，长名麟书，别字竹亭，娶同县江沛霖之女江氏为室；次名上台，早年夭折；三名骥云，娶于郭氏。

嘉庆十五年庚午，曾国藩的高祖考辅臣，高祖妣某氏，曾祖妣彭氏，都已先后下世，独有曾祖竟希，年虽六十有九，尚极健旺。这年元旦星冈率领全家，去替老父叩岁。磕头之后，又诚诚恳恳的禀说道：“我们虽是一份半耕半读的人家，只是父亲的春秋已高，务求是从今天的一岁之首为始，不必再去躬亲陇亩。这座门庭，应由我们这班儿孙支撑才对。竟希听罢，暗忖儿子本懂医道，长孙已经进了秀才，人又能干，亲戚朋友里头，相打相骂，只要他去一讲，马上了结。次孙虽是老实一些，现在的家务，原是在他照管，他们既来劝我，总是一点孝心，似乎应该答应他们。竟希默想一过，便把他那脑壳，一连颤动几下，既不像点头，又不像打磕睡，不过星冈等人是瞧惯的，早知道老人已允所请，大家很觉快活。

这样的一混数月，星冈的医生收入，倒极平常。竹亭出去替人讲事，管管闲账，反而优于乃父。原来前清有个陋习，大凡乡下土老，不论贫富，最怕见官。每村之中，总有几个结交胥吏，联络保正，专管闲账，从中谋利的人物。这等人物，俗

名：“地蛀虫”，一要人头熟悉，二要口齿伶俐，三要面貌和善，四要手段杀辣，五要腿脚勤健，六要强弱分清，七要衣裳整洁，八要写算来得，九要不惜小头，十要不肯白讲。竹亭既承此乏，自然未能免俗，因此他的谢礼越多，身体也就越忙。竟希、星冈、骥云三个，本是忠厚有余，才干不足的人物，只晓得竹亭在外，替人排难解纷，大有披发纓冠之风，藉此得些事畜之资也不为过。

星冈索性除了医务之外，每天只是陪同老父，在那藤廊之中，承欢色笑。这天正是庚午年的端节，星冈侍奉老父午餐之后，因觉天气微燥，还是那座廊下，有株直由檐际挂到台阶石上，数百年的虬藤，可以蔽住阳光。便扶老父仍到那儿，一把瓦壶，两柄蒲扇，恍同羲皇上人一般，父子两个，闲话桑麻。竟希这天因为多喝了几杯酒，高谈阔论了一会，顺手拿起那把瓦壶，送至嘴边，分开胡子一口气咕嘟咕嘟的呷上几口。刚刚放下茶壶，偶尔抬头一看，只见屋角斜阳，照着那株虬藤深碧色的叶上，似有万点金光一般，不觉心下一喜，想起一桩事情。先用左手慢慢地捻着他那胸前的一部银髯，又用右手的那柄蒲扇，向那虬藤一指道：“这株老藤也有一二百年了，从前有个游方和尚，曾经对我说过，此藤如果成形，我家必出贵人。你瞧此刻，这藤被风吹得犹同一条真龙一般，张牙舞爪，立刻就要飞上天去的样儿，难道和尚的说话，真会应在我们麟书身上不成？”星冈听说，也觉喜形于色的答道：“但愿如此。只怕他没这般福命。”竟希还待再讲，陡然听得外边，一阵人声鼎沸，似有千军万马杀入村中的情景，急命星冈快去看来。

星冈刚刚立起，就见长孙媳妇江氏，满面赤色的奔到他们面前，发急的说道：“全村突发蛟水，太公公，快快避到媳妇们的楼上再说。”江氏只说了这句，陡见一股洪水，早已澎湃的几声，犹同黄河决口般的涌进门来，霎时之间，平地水涨数尺。那株虬藤，首先浮在水面，那些瓦壶什物，跟着余了开去。星冈素来不知水性，连连抓股摸腮急得一无办法，幸见他的老父，已经爬了起来，站立凳上。可是凳脚又被水势荡得摇摇不定，生怕老父跌入水去，此时只好不顾男女授受不亲之礼，急命江氏，驮着太公上楼。江氏素娴礼教，听见此话，神气之间，不觉略略一呆。星冈恨得用力跺脚道：“此刻紧要关头，顾不得许多！顾不得许多！”谁知他与江氏两个，早已半身浸在水内，刚才发极跺脚的当口，早又激动水势，冲了过去，险些儿把那高高在上，站立凳上的一位老人，震得跌下水去。

此时江氏也知事已危迫，不能再缓，只好两脚三步，在那水中走到她的太公跟前，驮着上楼。星冈、王氏、郭氏三个，也已拖泥带水的跟了上来。竟希就在江氏房里坐定，一面正想去换湿裤，一面又去问着郭氏道：“你们大伯，本不在家，你的男人，怎么不见？”郭氏赶忙答道：“他去替太公买办菜蔬，怕是被水所阻，不能回来。”竟希把头皮皱上几皱，不再答话，且把换裤的事情似已忘记，连忙去推窗朝外一望，猛见一座白阳坪全村，竟会成了白洋洋的一片汪洋。不但人畜什物，漂满水面，而且一个个的浪头打来，和那人堕水中，“噗咚噗咚”呼救的一派惨声，闹成一片。不禁激动他的慈善心肠，疾忙回头将手向着大家乱挥道：“快快同我出去救人！快快同我出去救人！”星冈本知乃父素存人饥我饥，人溺我溺的心理，不敢阻

止，只好婉劝道：“父亲怎能禁此风浪，我们大家出去也是一样。”竟希听说，大不服老，连连双手握了拳头，向空击着。跟着用劲喷开他那长髯，厉声的说道：“此刻就有老虎在前，我也能几拳把它打死，何况救人。”江氏接嘴道：“太公长在田里车水，懂得水性，公公不必阻拦。”王氏郭氏也来岔嘴说道：“我家现成有只载粪船只，快快坐了出去。”竟希听说方才大喜，马上同了大家下楼，就在后门上船，江氏立在船头撑篙，直向大水之中，射箭似的冲去。

忽见竹亭、驥云兄弟两个，不知如何碰在一起，也坐一只小船，急急忙忙的摇了回来。竹亭一见全家都在船上，不觉大吓一跳，忙问江氏道：“你们一起逃出，难道我家已被大水冲坍不成？”江氏慌忙简单的告知一切。竟希即命两孙一同前去救人。话犹未完，突见一具尸身余过船边，竟希正想自己俯身船外去救，亏得江氏自幼即知水性，又有几斤蛮力，她比竟希抢在先头，早将那尸拖上船头。星冈忙摸尸身胸际，尚有一点温气，急用手术，将他救活。不料一连来了几个巨浪，竟将曾氏两船，卷入浪中，立即船身朝天，人身落水。

幸亏除了星冈一人，素在行医，未知水性外，其余的老少男女，常在小河担水，田里车水，统统懂点水性。对于全村地势，何处高岸，何处水坑，又极熟悉，尚没甚么危险。竟希站在水中，首先倡议，索性就在水中救人。大家自然赞同，连那星冈，也在水中爬起跌倒的发号施令，指挥儿媳各处救人。

那天恰是端节，日子还长，可以从容办事，又亏县官李公金鉴，得信较早，率领大队人马，多数船只，赶来救灾。竹亭因与李公曾经见过，趁此大家上了船，李公知道曾氏是本份人

家，又见一家女眷都是如此仗义，忙请竟希同着女眷，到他官船之中休歇。竟希因见官府到临，有了主持人物，料定他的小辈，也已乏力，只好答应。那知王氏婆媳三个，因为单衣薄裳，浸在水中半天，弄得纤细毕露，难以见人，情愿坐了自家粪船，先行回家。星冈也说应该先行回去，只有竹亭一个，却在嘴上叽咕，怪着他们婆媳几个，倒底妇流，不识县官的抬举。

王氏婆媳三个，明明听见，不及辩白，径自坐船回家。及至半夜，水始退净，大家方去收拾什物，整理器具，打扫水渍，一直闹到天亮。竟希祖孙父子四人，方才回转。竟希不问家中有无损失，又命竹亭出去募捐施赈，星冈出去挨家看病，后来救活数十人命，因此得了“善人曾家”之号。

又过月余，已是三伏，有天晚上，王氏因见翁夫儿子，都已出去乘凉，方在房内洗上一个好澡。洗罢之后，便叫江氏进房，帮同抬出澡盆，去到天井倾水。江氏抬着前面，王氏抬着后面，江氏一不小心，便几乎滑了一跤。等她们把澡盆里的水倒掉回房的当口，江氏觉得肚子有些隐隐发痛。江氏这时已经怀了身孕，计日算来，也快到生产的时候了。

这天晚上，江氏刚刚歇息下来，稳稳的在床上睡觉，总觉得胎儿似乎在肚子里蠕动，一阵比一阵的厉害，最后，她终于感觉到她的孩子要生了。于是便忙叫过贴身的丫环，把婆婆王氏叫了过来。王氏即刻来到，一见这个情状，便知要添孙子了，忙吩咐去请接生婆婆，自己也高兴的扬着一双小脚，四处张罗起来。不久，接生婆来了，一切也准备停当，随即就进了江氏的房间，江氏正在床上叫痛，就这样，一个新的生命要

降临了。

这晚，寿几七十的竞希公不知怎么辗转反侧竟难以入睡。很晚才仿佛睡去。刚一合眼，就似乎看见有一条白蟒出现在空廓的高空。巨蟒闪着金光，渐渐地自高空盘旋而下。竞希公分明看见，那巨蟒到了他家的屋门口，一时虽未进来，却总在这曾家世代的住宅旁左右旋绕，似是寻找进入的门扇。门原来是紧关着的，不知怎么，突然之间，门便开了，那巨蟒腾地闪身进来，满屋亮堂，辉煌无比。巨蟒蹲踞良久，又慢慢地缩小了许多，竟从容地入他的孙媳江氏的寝房里去了。光亮也突然消失，竞希公只觉得周围尽是怕人的黑暗。他便惊醒过来了，却原来是南柯一梦，但梦境历历在目，清晰可见。

就在这时，江氏房中响起响亮的婴儿的哭叫，江氏已经生下一个男孩。竞希公突然醒悟，大喜过望的说道：“这是我们曾家最吉祥的预兆。曾氏门间，恐怕要大富大贵了！”这个生下的孩子就是后来威震清廷，堪称中兴名将的曾国藩。竞希公十分钟爱他的这个梦巨蟒而生的曾孙，亲自将他取名为“国藩”，是望他大发，好替国家作事之意。后见国藩弥月之后，满身生有鳞癣，无论如何医治，不能有效，因又以涤生为字，伯涵为号。又过几年，江氏续生三子二女。那时竞希业已逝世，即由星冈将他次孙取名国潢，字叫澄侯；四孙取名国荃，字叫沅甫；五孙取名国葆，字叫事恒。两个孙女，长名润姑，幼名湄姑。又因次子骥云，也生一子，取名国华，字叫温甫，排行第三。

国藩长至八岁，满身鳞癣之疾，愈加厉害，还是小事，最奇怪的是，两手掌上，并无一条纹路。非但曾氏全家，个个莫